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菴集卷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周　丕

晦菴集卷十五

宋　朱子　撰

講義

經筵講義

大學　臣熹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古之為教者有小子之學有大人之學小子之學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詩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是也大人之學窮理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也此篇所記皆大人之學故以大學名之

臣又嘗竊謂自天之生此民而莫不賦之以仁義禮

智之性敘之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則天下之理固已無不具於一人之身矣但以人自有生而有血氣之身則不能無氣質之偏以拘之於前而又有物欲之私以蔽之於後所以不能皆知其性以至於亂其倫理而陷於邪僻也是以古之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天下之人使自王世子王子公侯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以至庶人之子皆以八歲而入小學十有五歲而入大學必皆有以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

蔽以復其性以盡其倫而後已焉此先王之世所以
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一人之不學而天下國家所以
治日常多而亂日常少也及周之衰聖賢不作於是
小學之教廢而人之行藝不脩大學之教廢而世之
道德不明其書雖有存者皆不過為世儒誦說口耳
之資而已未有能因其文以既其實必求其理而責
之於身者也是以風俗敗壞人才衰乏為君者不知
君之道為臣者不知臣之道為父者不知父之道為

子者不知子之道所以天下之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皆由此學不講之故也至于我朝天運開泰於是河南程顥及其弟頤始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而其所以開示學者則於此篇之旨深致意焉若其言曰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又曰大學乃初學入德之門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賴有此篇尚存其他則莫如論孟其可謂知言之要矣後之君子欲脩己以治人而及於天下國家者豈可以舍是

而他求哉臣以無能獲奉明詔使以此篇進講謹誦所聞釋其名義如右惟聖明之留意焉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臣熹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至明而不昧者也但為氣禀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故當有以明之而復其初也親程氏以為字當作新是也其義則去其舊而新之云爾言既能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人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汙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還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還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臣竊謂天道流行發育萬物而人物之生莫不得其

所以生者以為一身之主但其所以為此身者則又不能無所資乎陰陽五行之氣而氣之為物有偏有正有通有塞有清有濁有純有駁以生之類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以人之類而言之則得其清且純者為聖為賢得其濁且駁者為愚為不肖其得夫氣之偏且塞而為物者固無以全其所得以生之全體矣惟得其正且通而為人則其所以生之全體無不皆備於我而其方寸之間

虛靈洞徹萬理粲然有以應乎事物之變而不昧是所謂明德者也人之所以為人而異於禽獸者以此而其所以可為堯舜而參天地贊化育者亦不外乎此也然又以其所得之氣有清濁純駁之不齊也是以極清且純者氣與理一而自無物欲之蔽自其次者而下則皆已不無氣禀之拘矣又以拘於氣禀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

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為堯舜而參天地然亦不能有以自知矣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後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發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脩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致

其明之之實也夫既有以發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然之明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為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没溺於卑汙

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為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如我之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汙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已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為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為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

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矣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為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理雖復而有不純欲雖克而有不盡將無以盡夫脩巳治人之道而必以是為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

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后能得臣熹曰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外馳安謂所處而安慮謂思無不審得謂得其所止

臣謹按此一節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其所當止之地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

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然不先有以知其所當中之地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中者而中之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

地而止之矣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臣熹曰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臣竊謂明德新民兩物而内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誠知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則其進為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蓋欲治人者不可不先於治己欲體道者不可不先於知道此則天下國家之達道通義而為

人君者尤不可以不審是以臣愚竊願陛下深留聖

意伏乞睿照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臣熹曰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臣謹按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

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
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
有以脩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
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彊以脩之亦不可得而脩
矣故欲脩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心之發則意也不
能純一於善而不免為自欺則心為所累雖欲勉彊
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
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不

能推而致之使其內外昭融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際私欲萌焉雖欲勉彊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物則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也不能即而窮之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固不盡雖欲勉彊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窮之而

至其極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臣熹曰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

臣謹按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

盡則心之所發可一於善而無不實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可致其虛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可不陷於其所偏而無不脩矣身無不脩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臣熹曰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臣熹曰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

上文兩節之意

臣竊謂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為本而天下國家為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等差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脩其身則本必亂而末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天下國家皆本於身又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皆本於此蓋君猶表也

民猶影也表正則影無不正矣君猶源也民猶流也源清則流無不清矣若夫天下之物則有親有疎有近有遠而心之應物則有重有輕有長有短親者重而疎者輕近者長而遠者短重而長者在所先輕而短者在所後亦理勢之必然非人之所能為也是以此章詳陳大學之條目曰格物曰致知曰誠意曰正心曰脩身曰齊家曰治國曰平天下凡有八事而於章末獨以脩身齊家二事結之亦猶前章知所先後

之云而其旨益以深奥臣願陛下清閒之燕從容諷味常存於心不使忘失每出一言則必反而思之曰此於脩身得無有所害乎每行一事則必反而思之曰此於脩身得無有所害乎小而嚬笑念慮之間大而號令黜陟之際無一不反而思之必無害也然後從之有害則不敢也則又夙興而思之曰吾於吾親得無有未厚乎夜寐而思之曰吾於吾親得無有未厚乎以至於出入起居造次食息無時不反而思之

必已厚也然後守之而勿失一有未厚則又恐懼而益加厚焉念念如此無少間斷則庶乎身脩親悅舉而措諸天下無難矣惟陛下深留聖意

臣又謹按自此以上皆大學經文自則近道矣以上為前章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下為後章前章略提綱領後章細分條目鉅細相涵首尾相應極為詳備蓋夫子所誦古經之言而曾子記之自此以下傳文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

也當俟異日詳究其說然必先讀經文使之習熟而綱領條目羅列胸中如指諸掌然後博考傳文隨事體察而實致其力使吾所以明德而親民者無不止於至善而天下之人皆有以見其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之效則大學之道不在於書而在於我矣伏惟陛下深留聖意則天下幸甚

康誥曰克明德臣熹曰克能也又有勝義言文王能明其明德也太甲曰顧諟

天之明命臣熹曰顧目在之也諟古是字通用天之明命即人之明德也言先王之心常欲明其明德如目在夫物不敢忘也帝典曰克明峻德臣熹曰峻書作俊大也大德即明德也言堯能明其大皆自明也臣熹曰結所引書以釋明明德之意皆謂自明已之明德也

臣謹按此傳之首章釋經文明明德之義舊本脫誤今移在此其曰克明德者見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惟文王能明之也夫人之所以不能明其明德者何哉氣禀物欲害之也蓋氣偏而失之太剛則有所不克氣偏而失之太柔則有所不克聲色之欲蔽之

則有所不克貨利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不獨此耳凡有一毫之偏蔽得以害之則皆有所不克唯文王無氣禀物欲之偏蔽故能有以勝之而無難也其曰顧諟天之明命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事親事長飲食起居其所當然各有明法人唯不察於此是以氣禀物欲得以蔽之而不能自明常目在之無

少間斷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明德常明而天命在我矣其曰克明峻德者人之為德未嘗不明而其明之為體亦未嘗不大但人自有以昏之是以既不能明而又自陷於一物之小唯堯為能明其大德而無昏昧狹小之累是則所謂止於至善也皆自明也者言此上所引三句皆言人當有以自明其明德也能自明其明德則能治其天下國家而有以新民矣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臣熹曰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為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畧有間斷也康誥曰作新民臣熹曰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臣熹曰言周國雖舊至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臣熹曰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臣謹按此傳之二章釋新民之義也蓋沐浴之盤者常用之器而銘者自警之辭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

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意有所怠而忽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其辭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則取沐浴之事而言之蓋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汚之也一旦存養省察之功真有以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瀹澡雪而有以去其前日

塵垢之汚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汙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為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瀹澡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為舊染之汙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學於

伊尹而有得於此故有感乎沐浴之事而刻銘於盤以自戒焉而稱其德者亦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又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皆日新之謂也至詩所謂聖敬日躋者則其語意於日新為至近而敬之一字又見其所以日新之本蓋不如是則亦何地可據而能日繼其功哉其後伊尹復政太甲復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為丁寧之戒蓋於是時太甲方且自怨

自艾於桐處仁遷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推其嘗以告于湯者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所間斷而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至周武王踐祚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而於几席觴豆刀劒户牖盥槃莫不銘焉則亦聞湯之風而興起者皆可以為萬世帝王之法矣傳者釋新民之義而及於此蓋以是為自明之至而新民之端也其曰作新民者武王之封康叔以商之餘民染紂汙俗而失其本

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其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於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丕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若君之德昏蔽穢濁而無以日新則民德隨之亦為昏蔽穢濁而日入於

亂民俗既壞則天命去之而國勢衰弊無復光華如人向老如日將暮日凋日瘁日昏日暗不覺滅亡之將至若其有以自新而推以及民使民之德亦無不新則天命之新將不旋日而至矣其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矣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臣熹曰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

也詩云緡蠻黄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臣熹曰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臣熹曰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熈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

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臣熹曰淇水名澳隈也菉詩作綠猗猗美盛貌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進進不已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喧詩作咺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詩作諼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鄭氏讀作峻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見能得至善之所由而又以贊美德容之盛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臣熹曰於戲嘆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

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盛德至善之餘澤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雖已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嘆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臣謹按此傳之三章釋經文止於至善之義其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者以民止於邦畿明物之各有所止也其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者言鳥於其欲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為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所止而止之也其引穆穆文王以下一節則以聖人之止而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烝民有

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為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為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為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為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但衆人類為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

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然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敬子之所以孝父之所以慈朋友之所以信皆人心天命之自然非人之所能為也但能因事推窮以至

其極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天下之物皆有以見其至善之所在而止之矣其引瞻彼淇澳以下舊本脱誤今移在此其意則以明夫所以得其至善而止之之方與其得止之驗也夫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脩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睟面盎背施

於四體而為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民不能忘
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
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
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
於是而已矣其引於戲前王不忘以下一節則因上
文民不能忘而言也蓋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
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
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

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

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

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臣熹曰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臣謹按此傳之四章釋經文物有本末之義也舊本

脫誤今移在此蓋言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

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衆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已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效也或不能然而欲區區於分爭辨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

臣又謹按自此以上大學之傳以釋正經前章之義者也其言克明德者欲學者自彊其志以勝其氣禀之偏物欲之蔽而能明其明德也其言顧諟

天之明命者欲學者之於天理心存目在而不可
以頃刻忘也其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欲學
者深自省察一日沛然有以去惡而遷善則又如
是日日加功而無間斷也其言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者欲學者之不以小善自足而益進其功以求
止於至善亦日新之意也凡此數者其言雖殊其
意則一臣願陛下深留聖意而實致其功必使一
日之間曉然有以見夫氣禀物欲之為已害脫然

有以去之而無難則天理之明瞭然在目而有以為日新之地矣然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如既切而復磋之如既琢而復磨之以至於至善在我而無所不用其極則宋雖舊邦而天之所以命陛下者則新矣如其不然則臣恐天下之勢將有如前章所謂向老而將暮者臣不勝大懼惟陛下之留意焉

此謂知本程子曰衍文也此謂知之至也臣熹曰此句之上當有闕文

臣謹按此傳之五章其次當釋物格知至之義今亡其辭而獨畱此一句乃章末之結語也臣嘗竊考此篇之旨其綱領有三其條目有八而格物致知最為先務今乃獨遺其本傳之文不知其所以發明此旨者果為何說甚可惜也然而尚賴程氏之言有可以補其亡者如曰學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正心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物格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

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别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但能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脱然有貫通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脱然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别窮一事

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
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
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物同出一原此所以可
推而無不通也至於論其所以用力之本則其言又
曰學道以知為先致知以敬為本又曰涵養須是敬
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
欲論其所以為敬之方則其言又曰主一之謂敬無
適之謂一又曰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

僻之干存之久而天理明矣至其門人謝良佐之言則曰敬是常惺惺法尹焞之言則曰人能收歛其心不容一物則可以謂之敬矣此皆切至之言深得聖經之旨傳文雖亡然於此可以得其梗槩矣故臣又拾遺意而論之曰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具於人心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為也今且以

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知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其口鼻耳目四支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巳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是乃書所謂降衷詩所謂秉彝劉子所謂

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氏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載所謂萬物之一原邵雍所謂道之形體者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聖之與愚人之與物相與殊絶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禀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

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脩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為之小學而使人習於誠敬則所以養其德性收其放心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所謂格物致知云者又欲其於此有以窮究天下萬物之理而致其知識使之周徧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

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自不容已者而又從容反覆而日從事于其間以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理皆有以究其表裏精粗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知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凡此推演雖出管窺然實皆聖經賢傳之意造道入德之方也抑臣聞之治古之世天下無不學之人而王者之子弟其教之為尤密蓋自其為赤子之時

而教已行矣及其出就外傅則又有小學之學及其
齒於冑子則又有大學之學凡所以涵養其本原開
導其知識之具已先熟於為臣為子之時故其內外
凝肅思慮通明之効有以見於君臨天下之日所以
能秉本執要酧酢從容取是舍非賞善罰惡而姦言
邪說無足以亂其心術也降及後世教化不脩天下
之人例不知學而尊且貴者為尤甚蓋幼而不知小
學之教故其長也無以進乎大學之道凡平日所以

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者既已一切鹵莽而無法則其一旦居尊而臨下決無所恃以應事物之變而制其可否之命至此而後始欲學於小學以為大學之基則已過時而不暇矣夫手握天下之圖身據兆民之上可謂安且榮矣而其心乃茫然不知所以御之之術使中外小大之臣皆得以肆其欺蔽眩惑於前騁其擬議窺覦於後是則豈不反為大危大累而深可畏哉然而尚幸有可為者亦曰敬而已矣若能

於此深思猛省痛自策勵兼取孟子程氏之言便從今日從事於敬以求放心則猶可以涵養本原而致其精明以為窮理之本伏惟陛下深留聖意實下功夫不可但崇空言以應故事而已也臣義切愛君不覺煩瀆下情無任恐懼懇激之至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臣熹曰毋者禁止之辭也人心本善故其所發亦無不善但以物欲之私雜乎其間是以為善之意有所不實而為自欺耳能去其欲則無自欺而意無不誠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臣熹

曰如惡惡臭惡之深也如好好色好之切也慊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之地也好善惡惡深切如此此則是意常快足而無自欺矣必慎其獨者所以察之於隱微之間不使其有物欲之雜而為自欺也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臣熹曰閒居獨處也厭然銷沮閉藏之貌小人為惡於隱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地則自欺之甚也然既實有是惡於中則其證必見於外徒爾自欺而不足以欺人也君子之謹獨不待監此而後能然亦不敢不監此而加勉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臣熹曰言雖幽隱之中吾所獨知之地而衆所共見有如此者

可畏之甚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臣熹曰胖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又君子之所以不可不謹獨而誠其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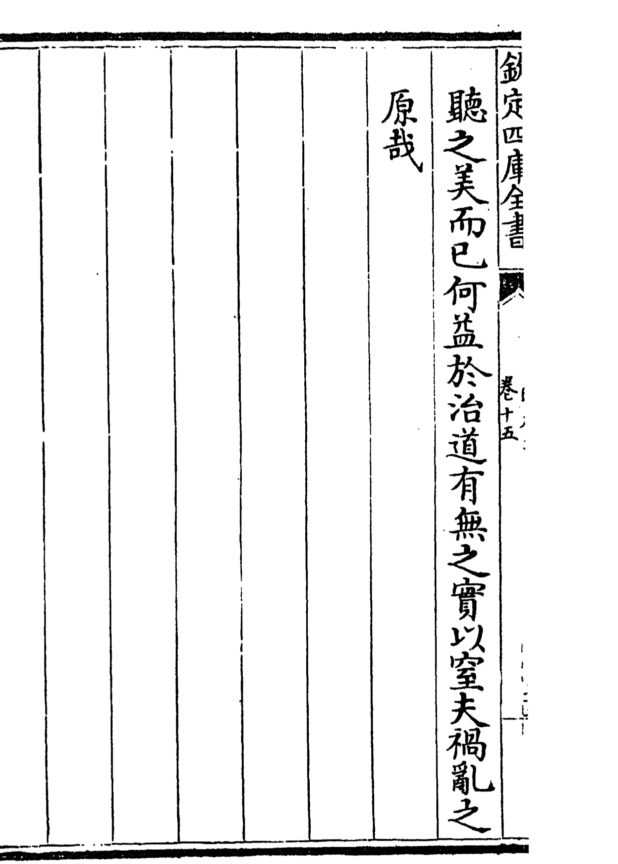
臣謹按此傳之第六章承上章之言以釋經文誠意之義者也臣又詳說之曰民之秉彝本無不善故人心之發莫不知善之當為而欲為之惟其氣禀之雜物欲之私有以害之是以為善之意有所不實而不免為自欺也所謂自欺者外有欲善之形而其隱微

之間常有不欲者以拒乎内也外有惡惡之狀而其隱微之間常有不惡者以主乎中也是以其外雖公而中則私其形常是而心則否是皆自欺之類也所謂誠其意者亦禁此而已矣能禁乎此則其心之所發在於好善則表裏皆好而隱微之間無一毫之不好心之所發在於惡惡則表裏皆惡而隱微之間無一毫之不惡是以其好善也如好好色其惡惡也如惡惡臭而方寸之間無有纖芥不快不足之處是則

所謂自慊而意之誠也能自慊而意誠則其隱微之間無非善之實者君子於此亦致其謹而不使一毫之私得以介乎其間而已若小人之自欺則不惟形於念慮之間而必見於事為之際此知其為惡而揜之則既不足以自欺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則又不足以欺人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又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其引曾子之言以下則所以明夫隱微之間實有不善則人皆知之如十目之所同視十手

之所同指無不見之甚可畏也隱微之間實無不善則其形於外也亦然蓋多財之人其屋必美有德之人其身必脩其心廣大則其體必安舒此又以著理之必然而見君子所以必誠其意之指也然考之於經則所以能誠其意者乃在夫知至蓋知無不至則其於是非得失皆有以剖析於毫釐之間而心之所發必無外善內惡之弊所以有主於中有地可據而致謹於隱微之間也若知有不至則其不至之處惡

必藏焉以爲自欺之主雖欲致其謹獨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爲而無地之可據矣此又傳文之所未發而其理已具於經者皆不可以不察也然猶爲衆人言之耳若夫人君則以一身託乎兆民之上念慮之間一有不實不惟天下之人皆得以議其後而禍亂乘之又將有不可遏者其爲可畏又不止於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已願陛下於此深加省察實用功夫則天下幸甚如其不然則今日區區之講讀亦徒爲觀



聽之美而已何益於治道有無之實以窒夫禍亂之原哉

古廟制

祧廟議狀并圖

墻	寢	墻
	庭	
	夾室 房 室 房 夾室	
	堂	
	庭	
墻	門	墻

一世各為一廟廟有門有堂有室有房有夾室有寢四面有墻

古室制

北
牖
西
東
牖
戶
南

廟室之制皆如此其主皆在西壁下東向祫則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

從後看起

本朝太廟制

東夾室

室	一	二
第十二室	穆廟 祧此廟 高宗 欲遷高宗於第十室而	祧此廟 欲遷高宗於第九室而
第十一室	穆廟 孝宗於此為穆廟 欽宗 欲遷欽宗於第九室而奉	祧此廟 欲遷欽宗於第八室而
第十室	昭廟 高宗於此為昭廟 徽宗 欲遷徽宗於第八室而奉	孝宗於此為穆廟 欲遷徽宗於第七室而奉
第九室	昭廟 欽宗於此為昭廟 哲宗 欲遷哲宗於第七室而奉	高宗於此為穆廟 欲遷哲宗於第六室而奉
第八室	穆廟 徽宗於此為穆廟 神宗 欲遷神宗於第六室而奉	欽宗於此為穆廟 欲遷神宗於第五室而奉
第七室	昭廟 哲宗於此為穆廟 英宗 欲遷英宗於第五室而奉	徽宗於此為昭廟 欲遷英宗權入西夾室而奉

自後漢明帝以來公私廟制皆同堂異室歷世因之未有能改故堂之上衆神並享其禮不專昭穆但有南北之辨而無左右之別卒毁之後雖依古法祔于祖父而遷主之際乃從今制而入于父之室殊無意義又如古制祔昭廟則穆主不動祔穆廟則昭主不動如今之法則每祔一室而羣室皆遷又古祫祭皆於室中今以迫狹而祫於堂上皆非禮也神宗皇帝

見行廟室次第		令禮官等議	令熹擬定
第六室	穆廟 仁宗	神宗於此為昭廟 欲遷仁宗於第四室而奉	哲宗於此為穆廟 欲遷仁宗於第四室而奉
第五室	昭廟 真宗	英宗於此為穆廟 欲遷真宗於第三室而奉	神宗於此為昭廟 欲遷真宗權入西夾室而奉
第四室	穆廟 太宗	仁宗於此為昭廟 欲遷太宗於第二室而奉	仁宗於此為昭廟百世不遷 欲遷太宗於第三室而奉
第三室	穆廟 太祖	真宗於此為穆廟 欲遷太祖於第一室而奉	太宗於此為昭廟百世不遷 欲遷太祖於第二室而奉
第二室	昭廟 宣祖	太宗於此為昭廟 欲遷宣祖入西夾室而奉	太祖於此為穆廟百世不遷 欲遷宣祖入西夾室而奉
第一室	始祖廟 僖祖	太祖於此百世不遷祫則東向 欲遷僖祖入西夾室而奉	僖祖於此百世不遷祫則東向 欲仍舊奉
西夾室	翼祖 穆 順祖 昭	欲遷僖祖宣祖於此	欲遷宣祖真宗英宗於此

竊見其非禮命儒臣討論古制方欲為而未及營表論者惜之今日朝廷寄寓於此理固未應及此故熹今擬定姑就權宜若異時恢復還反舊都能復先王之舊則左昭右穆各得其所而真宗英宗皆當藏主於太祖之夾室矣

穆北向
東向羣昭南向羣
此廟之室中后稷
廟之主皆合食於
祭則諸祧主及羣
主藏於西夾室祫
十五世先公之祧
不窋以下至王季
祀其太祖后稷而
周人以此廟正堂

令皆未合遷奉
於仁宗之東
高宗當別立世室
當以次藏於西夾室
宗而神宗徽宗祧主
其東以正堂室祀仁
西以正堂室祀太宗
本朝當以此立廟其
王以下祧主藏于西夾室
室祀武王而康王穆
周人以此廟正堂

昭世室

東
別立世室於仁宗之
宗世室之西夾室高宗
神宗徽宗藏主于仁
立世室於太宗之東
三宮當祧則仁宗別
徽宗高宗迭居此下
本朝當以仁宗神宗
之西夾室
祧則藏主於武世室
下迭居此下三宮當
周人以康王穆王以

昭宮一

昭宮二

昭宮三

春秋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世室者世世不毀也今按此魯

孫毓云諸侯之廟外為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今按此雖諸侯之

制也然禮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則天子之制亦如此矣 制然天子之廟亦當如此但昭三穆而宗無數爾其遂廟門堂室夾寢墻之制已見前圖

	本朝當以此廟正堂室祀僖祖而順翼宣三祖之祧主藏于西夾室祫祭並如周制而僖祖東向順祖宣祖太宗仁宗神宗徽宗高宗皆南向翼祖太祖真宗英宗哲宗欽宗孝宗皆北向
穆世室	周人以此廟正堂室祀文王而成王昭王以下祧主藏于西夾室 本朝當以其正堂室祀太祖而真宗英宗哲宗欽宗孝宗祧主當以次藏西夾室 今當奉真宗英宗二主藏此
穆宫一	周人以成王昭王以下迭居此下三宫當遷則藏主于文世室之西夾室 本朝當以真宗英宗哲宗欽宗孝宗迭居此下三宫當遷則藏主于太祖世室之西夾室
穆宫二	
穆宫三	

見行祫享位次

此禮當於室中行之今廟室狹故於堂上行之其始祖及諸穆廟之主坐後皆無所依非禮之正也

東

徽宗
哲宗
英宗
真宗
宣祖
順祖

西 僖祖

高宗
欽宗
神宗
仁宗
太宗
太祖
翼祖

今禮官所議祫享位次

此圖四祖或祫於夾室前或祫於別廟而太祖以下祫於太廟之堂上皆非禮也

東

高宗
欽宗
神宗
仁宗
太宗
宣祖
順祖

西 僖祖 太祖

孝宗
徽宗
哲宗
英宗
真宗
翼祖

今擬定祫享位次此圖令以廟制未能如古且欲權於太廟堂上行禮俟他日改立廟制即於室中行禮

高宗

徽宗

神宗

仁宗

太宗

宣祖

順祖

東

西僖祖

孝宗

欽宗

哲宗

英宗

真宗

太祖

翼祖

具位

準尚書吏部牒奉聖旨令侍從兩省臺諫禮官集議

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者熹今竊詳羣議其說雖多而

揆以禮經皆有可疑如曰藏於太廟之西夾室則古

者惟有子孫祧主上藏於祖考夾室之法而無祖考

祧主下藏於子孫夾室之文昔者僖祖未遷則西夾

室者僖祖之西夾室也故順翼二祖之主藏焉而無

不順之疑今既祧去僖祖而以太祖祭初室矣則夾

室者乃太祖之夾室自太祖之室視之如正殿之視朶殿也子孫坐於正殿而以朶殿居其祖考於禮安乎此不可之一也至於祫享則又欲設幄於夾室之前而别祭焉則既不可謂之合食而僖祖神坐正當太祖神坐之背前孫後祖此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别立一廟以奉四祖則不惟喪事即遠有毀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其棟宇儀物亦必不能如太廟之盛是乃名為尊祖而實畀之又當祫之時羣廟之主

祫於太廟四祖之主祫於别廟亦不可謂之合食此又不可之三也如曰藏主於天興殿則宗廟原廟古今之禮不同不可相雜而不得合食亦與别廟無異此又不可之四也凡此數者反復尋繹皆不可行議者亦皆知其不安而不知所以然者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向之故而為此紛紛不復顧慮殊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兩廟威靈常若相與爭校强弱於冥冥之中并

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擯徬徨躑躅不知所歸令人傷痛不能自已不知朝廷方此多事之際亦何急而為此也今亦無論其他但以太祖皇帝當日追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知太祖今日在天之靈於此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况僖祖祧主遷於治平而不過數年神宗皇帝復奉以為始祖已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且孔子論武王周公之孝而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愛其所

親敬其所尊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今天下既踐太祖之位行太祖之禮奏太祖之樂矣則當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尊所以事太祖者無以異於生成之時乃為至孝而議者顧欲黜其所追尊之祖考置之他所而又未有一定之處是豈所謂愛敬其所親尊而事之如生存之時乎且議者之所以必為此說者無他但以太祖膺圖受命化家為國而王業之興不由僖祖耳若以此言則后稷本封於

邰而不窋已自竄於戎狄公劉太王又再遷而後定文武之興又何嘗盡出於后稷哉但推其本始為出於此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不可以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小大有無哉况周人雖以后稷為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乃所謂祖有功而宗有德之意故自為世室而百世不遷以冠羣廟則亦不待東向於祫然後可以致崇極之意矣然今日宗廟之制未能如古姑以權宜而論之則莫若以僖祖擬

周之后稷而祭於太祖之初室順祖為昭翼祖為穆宣祖為昭而藏其祧主於西夾室太祖為穆擬周之文王為祖而祭於太廟之第二室太宗為昭擬周之武王為宗而祭於太廟之第三室其太祖太宗又皆百世不遷而謂之世室真宗為穆其祧主亦且權藏於西夾室仁宗為昭為宗而祭於第四室亦為世室如太宗之制英宗為穆藏主如真宗之制神宗為昭祭第五室哲宗為穆祭第六室

徽宗為昭祭第七室欽宗為穆祭第八室高宗為昭祭第九室孝宗為穆祔第十室異時高宗亦當為宗為世室如太宗仁宗之制三歲祫享則僖祖東向如故而自順祖以下至于孝宗皆合食焉則於心為安而於禮為順矣至于古者宗廟之制今日雖未及議尚期異時興復之後還反舊都則述神宗之志而一新之以正千載之謬成一王之法使昭穆有序而祫享之禮行於室中則又善之大

者也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奉僖祖以東向者
恩也義者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恩者太祖皇帝
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詘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
孰若詘義伸恩以慰太祖皇帝之心乎韓愈所謂
祖以孫尊孫以祖詘者正合此意而又以為四時
各祭其廟則所伸之祭常多三年然後一祫則所
詘之祭常少亦中事情故熹於此嘗有感焉竊獨
以為今欲議四祖神位所祔之宜而卒不免於舛

逆而難通不若還僖祖於太廟三年而一東向之為順易而無事也熹孤陋寡聞所見如此昨日適以衰病不及預議伏念宗廟事重不敢緘默須至申

聞者

右件如前并畫到圖子四紙繳連在前謹具狀申尚書省敷乞并賜詳酌敷奏施行伏候鈞旨

小貼子

熹謹按禮家先儒之說兄弟傳國者以其嘗為君臣

便同父子各為一世而天子七廟宗者不在數中此
為禮之正法若今日見行廟制則兄弟相繼者共為
一世而太祖增為九世宗者又在數中皆禮之末失
也故熹狀中所擬太廟世數一準先儒之說固知未
必可用若議者乃用今制而反不曾詳考自僖祖以
至孝宗方及十世太祖太宗為第三世尚在四昭四
穆之中令日祧遷只合依孝宗初年遷翼祖例且遷
宣祖然後為得乃不察此而欲一旦無故并遷僖宣

二祖又强析太祖太宗各為一世旣與哲徽欽高之例不同又使太廟所祀其實僅及八世進不及今之九退不成古之七尤為乖繆無所據依政使熹說迂濶多所更改不可施行其議者幷遷二祖析一為二之失亦合速行改正且遷宣祖而合太祖太宗復為一世以足九世之數伏乞詳察

熹旣為此議續搜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説以為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為

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為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已力為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謂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為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熹竊詳頤之議論素與王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之以為高於世俗之儒足以見禮義人心之所

同固有不約而合者但以衆人不免自有爭較强
弱之心雖於祖考亦忘遜避故但見太祖功德之
盛而僖祖則民無得而稱焉遂欲尊太祖而卑僖
祖又見司馬光韓維之徒皆是大賢人所敬信其
議偶不出此而王安石乃以變亂穿鑿得罪於公
議故欲堅守二賢之説并安石所當取者而盡廢
之所以無故生此紛紛今以程頤之説考之則可
以見議論之公而百年不決之是非可坐判矣并

乞詳察

面奏祧廟劄子并圖

世次	舊制	今議	臣熹擬定
			孝宗
九世	欽宗高宗		高宗世室
八世	哲宗徽宗	孝宗	欽宗
七世	神宗	欽宗高宗	徽宗
六世	英宗	哲宗徽宗	哲宗
五世	仁宗	神宗	神宗
四世	真宗	英宗	仁宗世室
三世	太祖太宗	仁宗	太宗世室
二世	宣祖	真宗	太祖世室
一世	僖祖	太祖太宗	僖祖世室
夾室	順祖翼祖	僖祖順祖翼祖宣祖	順祖翼祖宣祖真宗英宗

臣竊見太祖皇帝受命之初未遑他事首尊四祖之廟而又以僖祖為四廟之首累聖尊崇罔敢失墜中間雖以世數寖遠遷之夾室而未及數年議臣章衡復請尊奉以為太廟之始祖宰相王安石等遂奏以為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欲毀其廟而藏其主替祖宗之尊而下祔於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也於是神宗皇帝詔從其請而司馬光韓維孫朴孫固等以為非是力奏爭之其說

甚詳然其立意不過以為太祖受命立極當為始祖而祫享東向僖祖初無功德親盡當祧而已臣嘗深考其說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之則僖祖者太祖之高祖考也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兆庶其為功德蓋不必身親為之然後為盛也是以太祖皇帝首崇立之以為初廟當此之時蓋已歸德於祖而不敢以功業自居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初室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

於此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安石之為人雖不若光等之賢而其論之正則有不可誣者世之論者不察乎此但見太祖功德之盛而不知因太祖當日崇立僖祖之心以原其所自但見光等之賢非安石章衡之所及而不知反之于己以即夫心之所安是以紛紛多為異說臣嘗病其如此每恨無以正之不謂今者之來適逢此議而又以疾病之故不獲祗赴謹已略具鄙見申尚書省乞與敷奏并畫成圖本兼論古今宗廟制度得失因

又訪得元祐大儒程頤所論深以安石之言為當貼說詳盡而所論并祧二祖上戍八世之說尤為明白未知已未得達聖聽欲乞宣問詳賜覽觀并下此奏别令詳議以承太祖皇帝尊祖敬宗報本反始之意上延基祚下一民聽千萬幸甚取進止乞降付尚書省

貼黃

臣竊見今者羣臣所議奉安四祖之禮多有未安盖不遷僖祖則百事皆順一遷僖祖則百事皆舛雖復

巧作回互終不得其所安而又當此人心危疑之際無故遷移國家始祖之祀亦慼衆聽實為非便而或者以為前日之議已奉聖㫖恭依難復更改臣竊詳治平四年三月議者請遷僖祖已詔恭依至熙寧五年十一月因章衡王安石等申請復還僖祖又詔恭依葢宗廟事重雖已施行理或未安不容不改伏乞

聖照

議祧廟劄子

臣前日面奏祧廟事伏蒙聖慈宣諭若曰僖祖自不當祧高宗即位時不曾祧壽皇即位時亦不曾祧太上即位時又不曾祧今日豈可容易臣恭承聖訓仰見陛下聖學高明燭見事理尊事宗廟決定疑惑至孝至明非羣臣所能及不勝嘆仰然今已多日未聞降出臣元奏劄子付外施行竊慮萬機之繁未及指揮欲望聖明早賜處分臣不勝幸甚乞降付尚書省

進擬詔意

廟議劄狀幷圖包括古今曲盡底藴非獨可為今日之
法亦可留備他日稽考不若降出更令詳議如彼說妄
便可反覆剖析以盡同異如彼說是此便不當固執如
但含糊直降指揮却恐不厭衆心反有輕率偏徇之誚
若必不欲降出再議即當擬定詔意乞降御筆指揮然
終不若再議之為善也其詔意如左云昨因臣僚請遷
僖祖皇帝而尊太祖皇帝為初室將来祫享即正東向
之位當已恭依令復思之殊有未便盖太廟見祀九世

十二室僖祖自熙寧以來尊為始祖祭于初室百世不遷遇祫享日即居東向之位已合典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太祖尚在四昭四穆之内亦未合便居初室亟正東向却使太廟止成八世而四祖不得合食不若上存僖祖為初室東向如故而遷宣祖一世於西夾室太祖太宗仁宗三室亦為百世不遷之廟將來永不祧毀庶幾有以仰順祖宗之孝心不至妄減太祖世數且符合食之義以副朕欽承宗廟之意其闕月闕日閏十月闕

日兩次已降指揮更不施行

山陵議狀

具位臣朱熹

準尚書吏部牒十月九日攢宫覆按使孫逢吉狀定到大行至尊壽皇聖帝神穴事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侍從臺諫限三日集議聞奏臣方欲赴臺集議忽聞朝廷已別差官前去宣諭即與衆官具狀申省別聽指揮外臣竊有愚見深恐言之不早有誤大計

須至先具奏聞者

右臣竊惟至尊壽皇聖帝聖德神功覆冒寰宇深仁厚澤浸潤生民厭世上賓率土哀慕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垂裕後昆永永無極而因山之卜累月于兹議論紛紜訖無定説臣嘗竊究其所以皆縁專信臺史而不廣求術士必取國音坐丙向壬之穴而不博訪名山是以粗畧苟簡唯欲祔於紹興諸陵之旁不惟未必得其形勢之善若其穴中水泉之害地面浮淺之虞偪仄傷

破之餘驚動諸陵之慮雖明知之亦不暇顧羣臣議者
又多不習此等猥賤之末術所以不能堅决剖判致煩
明詔博訪在廷臣實痛之其敢無辭以對臣蓋聞之葬
之為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遺體也以子孫而藏其
祖考之遺體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為安固久遠
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其子孫盛而祭祀不
絶此自然之理也是以古人之葬必擇其地而卜筮以
决之不吉則更擇而再卜焉近世以來卜筮之法雖廢

而擇地之說猶存士庶稍有事力之家欲葬其先者無不廣招術士博訪名山參互比較擇其善之尤者然後用之其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螻蟻地風之屬以賊其内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亡絶滅之憂甚可畏也其或雖得吉地而葬之不厚藏之不深則兵戈亂離之際無不遭罹發掘暴露之變此又其所當慮之大者也至於穿鑿已多之處地氣已洩雖有吉地亦無全力而祖塋之側數興土功以致驚動亦能挺

災此雖術家之說然亦不為無理以此而論則今日明
詒之所詢者其得失大槩已可見矣若夫臺史之說謬
妄多端以禮而言則記有之曰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皆
從其朔又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即是古之
葬者必坐北而向南盖南陽而北陰孝子之心不忍死
其親故雖葬之於墓猶欲其負陰而抱陽也豈有坐南
向北反背陽而向陰之理乎若以術言則凡擇地者必
先論其主勢之强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

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政使實有國音之說亦必先此五者以得形勝之地然後其術可得今乃全不論此而直信其庸妄之偏說但以五音盡類羣姓而謂塚宅向背各有所宜乃不經之甚者不惟先儒已力辨之而近世民間亦多不用今乃以為祖宗以来世守此法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則姑亦無問其理之如何但以其事質之則其謬不攻而自破矣蓋自永安遷奉以来已遵用此法而九世之間國統再絶靖康

之變宗社為墟高宗中興匹馬南渡壽皇復自旁支入繼大統至於思陵亦用其法而壽皇倦勤之後旋即升遐太上違豫日久以至遜位赤山亦用其法而莊文魏邸相繼甍謝若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則國音之說自為無用之談從之未必為福不從未必為禍矣又何為信之若是其篤而守之若是其嚴哉若曰其法果驗不可改易則洛越諸陵無不坐南而向北固已合於國音矣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耶臺史

之言進退無據類皆如此試加詰問使之置對必無辭以自解矣若以地言則紹興諸陵臣所未覩不敢輕議然趙彦逾固謂舊定神穴土肉淺薄開深五尺下有水石難以安建矣而荆大聲者乃謂新定東頭之穴比之先定神穴高一尺一寸五分開深九尺即無水石臣嘗詳考二人之言反復計度新穴比之舊穴只高一尺一寸五分則是新穴開至六尺一寸五分則與舊穴五尺之下有水石處高低齊等如何却可開至九尺而其下

二尺八寸五分者無水石耶耶且大聲既知有此無水吉穴當時便當指定何故却定土肉淺薄下有水石之處以為神穴直至今日前說漏露無地可葬然後乃言之耶其反復謬妄小人常態雖若不足深責然其姦心乃欲奉壽皇梓宮置之水中而略不顧忌則其罔上迷國大逆無道之罪不容誅矣脫使其言别有曲折然一坂之地其廣幾何而昭慈聖皇皇后已用之矣徽宗一帝二后又用之矣高宗一帝一后又用之矣計其地氣已

發淺而無餘行圍巡路下宫之屬又已迫狹之甚不可移減今但就其空處即以為穴東西趲那或遠或近初無定論蓋地理之法譬如針灸自有一定之穴而不可有毫釐之差使醫者之施砭艾皆如今日臺史之定宅兆則攻一穴而徧身皆創矣是又安能得其穴道之正乎若果此外别無可求則亦無可奈何而今兩浙數州皆為近甸三二百里豈無一處可備選擇而獨遷就偪仄於此數步之間耶政使必欲求得離山坐南向北之

地亦當且先泛求壯厚高平可葬之處然後擇其合於此法者況其謬妄不經之說初不足信也耶臣自南來經由嚴州富陽縣見其江山之勝雄偉非常蓋富陽乃孫氏所起之處而嚴州乃高宗受命之邦也說者又言臨安縣乃錢氏故鄉山川形勢寬平邃密而臣未之見也凡此數處臣雖未敢斷其必為可用然以臣之所已見聞者逆推其未見未聞安知其不更有佳處萬萬於此而灼然可用者乎但今偏信臺史之言固執紹興之

說而不肯求耳若欲求之則臣竊見近年地理之學出於江西福建者為尤盛政使未必皆精然亦豈無一人粗知梗槩大畧平穩優於一二臺史者欲望聖明深察此理斥去荆大聲置之於法即日行下兩浙帥臣監司疾速搜訪量支路費多差人兵轎馬津遣赴闕令於近甸廣行相視得五七處然後遣官按行命使覆按不拘官品但取通曉地理之人參互考校擇一最吉之處以奉壽皇神靈萬世之安雖以迫近七月之期然事大體

重不容苟簡其孫逢吉所謂少寛日月別求吉兆為上此十字者實為至論惟陛下采而用之庶幾有以少慰天下臣子之心用為國家祈天永命之助臣本儒生不曉術數非敢事以淫巫瞽史之言眩惑聖聽自速譏誚蓋誠不忍以壽皇聖體之重委之水泉沙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是以痛憤激切一為陛下言之譬如鄉隣親舊之間有以此等大事商量吾乃明知其事之利害必至於此而不盡情以告之人必以為不忠不信之人而

況臣子之於君父又安忍有所顧望而嘿嘿無言哉惟

陛下詳賜省察斷然行之則天下萬世不勝幸甚謹録

奏聞伏候勅旨乞付尚書省臺史之恐當作史

晦菴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菴集卷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呂雲楝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司　丕

晦菴集卷十六

宋 朱子 撰

奏狀

乞蠲減星子縣稅錢第二狀 第一狀闕

臣誤蒙聖恩擢畀偏壘自度庸愚無以補報到任以來夙夜憂勞惟思所以上布聖恩下求民瘼仰副使令之萬一者竊見本軍諸縣大抵荒凉田野榛蕪人烟稀少而星子一縣爲尤甚因竊究其所以乃知日前兵亂流

移民方復業而官吏節次增起稅額及和買折帛數目
浩瀚人户盡力供輸有所不給則復轉徙流亡無復顧
戀鄉井之意其幸存者亦皆苟且偷安不為子孫長久
之慮一旦小有水旱則復顧而之他觀其氣象如腐草
浮苴無有根蔕愁歎亡聊深可憐憫是以去年六月曾
以此縣稅錢利害條具聞奏乞賜蠲減伏蒙聖恩即日
降出而户部下之本路漕司漕司委官究實復以申部
取旨施行百里疲羸日夕仰望聖澤之下流不啻飢渴

而户部乃以去嵗議臣之請復下漕司責以對補吏民相顧悼心失圖臣愚惶惑亦不知所以為計然竊伏惟念陛下寛仁勤儉恭己愛民四方逺近凡以病告無不惻然興念即賜復除臣不敢廣引前事且如近者汀州所貢白金嵗數千兩一旦沛然出令舉以丐之了無難色此豈復責其有所取償而後予之哉憯怛之愛發於誠心而不可已也而往者議臣不足以窺測天地含容施生之大德輒為對補之説以逆沮逺近祈恩望幸之

心臣雖至愚有以知其決非陛下之本心也且州郡誠有餘財自當措置兌那以紓民力豈復敢以此等瑣末上勞天聽正為公私匱乏不能相救是以冒昧有此陳請今乃限以對補之說不附其說則遠縣窮民永無蘇息之期必從其說則勢無從出不過剜肉補瘡以欺天罔人不惟無益而或反以為害不惟仰失陛下愛民之本心而臣之愚亦有所不忍為也是以敢冒萬死復以奏聞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前奏依汀州例直賜蠲

放施行計其所捐除不礙上供數外不過紬絹一千五十餘匹錢二千九百餘貫比之汀州之數未為甚費而可以少寛斯人使得安其生業臣不任祈天懇悃皇恐俟命之至

奏南康軍旱傷狀

照會本軍并管屬星子都昌建昌縣自六月以來天色亢陽缺少雨澤田禾乾枯本軍恭依御筆處分嚴禁屠宰精意祈禳及行下逐縣精加祈禱去後今據星子都

昌建昌縣申依應遍詣寺觀神祠及諸潭洞建壇祭祀請水精加祈禱雨澤並無感應今來諸鄉早禾多有乾損及備據稅户陳德祥等狀披訴所布田禾緣雨水失時早禾多有乾槁不通收刈申乞委官檢視本軍今檢準淳熙令諸官私田災傷秋田以七月聽經縣陳訴至月終止本軍除已依條施行外須至奏聞

乞放免租稅及撥錢米充軍糧賑濟狀

臣伏覩本軍今為久缺雨澤早田旱損已依準令式具

狀奏聞訖照對本軍地荒田瘠稅重民貧昨於乾道七年曾遭大旱伏蒙聖恩放免本年夏秋二稅錢米紬絹共八萬六千三百二十貫石匹及詔本路監司應副軍糧米四千石撥到糴軍糧米錢九千餘貫并撥本軍未起米一萬一千七百餘石本軍借兌過乳香度牒錢一萬餘貫湊糴軍糧支遣官兵及撥到賑濟米五萬石又拖欠兩年上供折帛月椿等錢共九萬三千四百一十六貫石匹兩然後遺民復得存活以至今日今茲不幸

復罹枯旱之災又蒙陛下親降御筆深詔守臣精加祈禱而臣奉職無狀無以感格幽明祈禱兩月殊無應効今則早田什損七八晚田亦未可知正得薄收其數亦不能當早田之一二訪聞耆老云乾道七年之旱雖不止於如此然當時承屢豐之後富家猶有蓄積人情未至驚憂又以朝廷散利薄征賑給之厚而人民猶不免於流移殍死閭井蕭條至今未復況今民間蓄積不及往時人情已甚憂懼目下軍糧便闕支遣計料見管常

平斛斗亦恐將來不足賑濟支用若不漉懇先自奏聞竊恐將來流殍之禍及他意外之憂又有甚於前日欲望聖慈早降睿旨許依分數放免税租外更令轉運常平兩司多撥錢米應副軍糧準備賑濟則一郡軍民庶幾不致大段狼狽冒犯天威臣無任恐懼待辠之至

再奏南康軍旱傷狀

照對本軍管屬星子都昌建昌三縣管下諸鄉自春夏以來雨澤少愆尋行祈禱於五月中旬已獲感應稍稍

霑足逐至高下之田皆已布種至六月上旬以來又闕雨澤及遍詣管屬靈跡寺觀神祠諸處淵潭取水建置壇塲依法冊祭龍及修設醮筵禁止屠宰精加祈禱自後未獲感應其管下民户陂塘所積水利雖車戽注蔭禾稻緣乾亢日久兼又風色滲漏是致民田多有乾槁不通收刈見不住據人户投陳旱傷不絕本軍恭依御筆處分嚴禁屠宰精意祈禳及行下逐縣精加祈禱去後據星子都昌建昌縣申依應遍詣寺觀神祠及諸潭

洞建壇祭祀請水精加祈禱雨澤並無感應今來諸鄉早禾多有乾損及備據稅户陳德祥等狀披訴所有田禾緣雨水失時早禾多有乾槁不通收刈申乞委官檢視本軍檢準淳熙令諸官私田災傷秋田以七月聽經縣陳訴至月終止具錄奏聞

乞截留米綱充軍糧賑糶賑給狀

臣熹昨以衰病無能退居田野陛下過聽不忍棄捐超資越序付以千里民社之寄德至渥也而臣亡狀不能

悉心營職宣布寛恩馴致旱災害及民物雖已嘗具奏

聞及申省部諸司乞行賑救今來竊聞接濟飢民事常

平司已行措置惟有軍糧一節利害尤為不輕而未聞

諸司有所措置竊慮一旦事出意外舉無所逃須至昧

死再有陳奏伏望聖明俯垂臨照臣契勘南康軍受納

人户苗米計四萬六千五百一十九石逓年科撥並充

上供起發而本軍官吏軍兵一歲糧廩計當用米二萬

七千五百一十三石並無科名支撥從來只於人户輸

納苗米多收加耗高量斛面皮侵支漕司科撥未盡米斛應副支遣昨於淳熙五年内奉聖旨令人户自行把槩見青交量每斛已減斛面二斗及臣到任訪聞民間猶以所納為重又行措置減去加耗一斗所入之數既巳不多然若無水旱災傷非泛支遣更以别色官錢多方糴補亦可僅免曠闕今者不幸遭此旱傷差官檢放雖未見得分數多寡然以目所見衆之傳聞其勢所收未必及三四分竊慮將來減放之後實納苗米頭數不

多當此凶年所減加耗斛面又難以復行增起即本軍
官兵所支糧廩委是並無指擬夫民飢猶能流移逐食
軍兵既係尺籍從來仰食於官豈容一日有所欠闕臣
既淺短無術可為旬月以來晝度夜思以至成疾雖已
畧控危衷陳乞罷免然念州郡事勢日就危廹又有萬
倍於一身者若不力告朝廷早為之所而但偷為一身
之計自求安便則其上負陛下拔擢任使之恩雖復萬
死猶有餘辠故不自揆其踈賤輙敢復具情實冒昧奏

聞欲望聖慈哀憐遠方軍民遭此旱虐凜然日有溝壑
之憂特降睿旨許留淳熙六年殘零未起米綱及七年
合起米綱並充本軍軍糧及賑糶賑給支用其賑糶米
錢候將來收到别隨綱運解發庶幾一郡生靈若軍若
民皆得以保其螻蟻之微命共感天地造化無窮之恩
更乞憐臣所患心疾不堪思慮又苦脚氣不任步履早
賜罷免仍催已差下人石𡠗不候般家接人疾速前來
之任使臣得與病還家待盡餘息則臣之私計亦為幸

甚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

照對本軍淳熙六年米綱未起僅五千石今年苗米且約減放七分即所餘合納米不過一萬三千九百五十五石若蒙聖旨盡行撥賜亦不為多又況賑糶米錢將來續次發納即其實支之數愈更不多此在朝廷至為微末而可以救活一郡軍民之命誠非細事伏乞聖照

奏推廣御筆指揮二事狀

具位臣朱熹

伏覩本路安撫使司牒備奉御筆指揮頗闕雨澤慮

期有妨農務仰本路帥守勤恤民隱決遣滯獄嚴禁

屠宰精加祈禳若未感格即具奏聞當議降香前來

期於必應俾雨澤霑足寬朕憂軫卿等各勉旃毋怠

臣伏讀聖訓有以仰見陛下畏天之誠愛民之切雖

成湯桑林之禱宣王雲漢之章無以過此甚盛德也

臣幸以愚賤獲奉詔旨謹以謄寫播告質之幽明仰
憑威靈屢獲感應但其雨澤不至浹洽均匀目今正
是旱禾吐穗結實之時尚多闕水去處又聞湖南湖
北淮西等路例皆枯旱將來不幸或至荒歉即雖移
民移粟之小惠亦無所施臣是以夙夜憂惕不遑啓
居竊以愚見推廣聖訓畫為二策具以奏聞如有可
採乞賜施行庶幾有以導迎和氣銷去旱災仰寬陛
下宵旰之憂惟是不量卑鄙屢犯天威無任震懼隕

越之至臣之所陳謹具如后

一臣伏讀聖詔有曰勤恤民隱臣謹巳遵稟施行訖然臣竊聞陸贄有言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支幹凋瘁而根柢蹶拔矣推此言之則今日所以勤恤民隱莫若寬其稅賦弛其逋負然後可以慰悅其心而感召和氣也臣自去年到任之初即以本軍星子縣稅賦偏重嘗具奏聞乞賜蠲減及續體訪

到三縣夏料木炭錢科紐太重亦嘗具申省部及提點司其木炭錢近得提點司保明條奏已蒙聖恩蠲減二千貫訖獨星子減稅一事雖蒙聖恩施行而戶部行下漕司漕司委官覈實近日方得回申戶部此事若格以有司之法必是方多沮難未容便得蠲減所願聖慈深賜矜憐直降睿旨特依所乞則此縣之民庶幾復得樂生安土永為王民不勝幸甚臣又竊見州縣積

欠官物已準去年明堂赦書自淳熙三年以前並行除放而近者上司行下依舊催督至如本軍雖小而所催除虛額逃閣外凡一十三項計三萬四千七百三十三貫石匹兩其他大郡抑又可知其間所欠雖復名色多端然而皆是赦恩已放之物今日再行催理不唯仰虧帝王大信而其為害有不可勝言者蓋若勒令州縣填補則州縣無所從出必至額外巧作名色取之

於民若但責之欠人則其間多已貧乏狼狽雖使賣妻鬻子不足填納而監繫在官無復觧脫之期均之二者皆不足以足用豐財而適足以傷和致沴為害不輕臣愚欲望聖慈特推曠蕩之恩自淳熈三年以前但干欠負官物不問是何名色凡赦恩已放若已放而未盡者一切蠲除如有違詔輙行催理仰被受官司繳連具奏委自三省看詳將施行官司重作行遣其被苦

人戶亦許徑赴登聞鼓院進狀陳理依此施行庶幾聖恩下達民情上通可以感格和平銷去災沴惟聖明留意則天下幸甚

一臣伏讀聖詔有曰決遣滯獄臣謹已遵禀施行訖然臣竊聞之易曰君子明謹用刑而不留獄此聖人觀象立教萬世不易之法也今州縣之獄勘結圓備情法相當者並皆即隨時決遣惟其刑名疑慮情理可閔者法當具案聞奏下之

刑寺審閲輕重取自聖裁而州縣不敢以意決也此深得古人明謹用刑之意矣然奏案一上動涉年歲且如本軍昨於淳熙四年十一月內申樞密院乞奏刼賊倪敏忠臯棨其罪狀明白初無可疑而凡經二年有半至今年三月内方準敕斷行下其他似此亦且非一竊計他州繫劇去處此類尤多若使皆是行刼殺人之賊偶有疑慮使之久幽囹圄亦何足恤其間蓋有法

重情輕之人本為有足憫憐冀得蒙被恩貸而
反淹延禁繫不得早遂解釋則恐非聖人所謂
不留獄之意也臣愚欲望聖慈特詔大臣一員
專督理官嚴立程限令將諸州奏案依先後資
次排日結絕其合貸命從輕之人須當日便與
行下其情理深重不該減降者即更寬與一限
責令審覆然後行下庶幾輕者早得決遣釋放
重者不至倉卒枉濫是亦導和弭災之一術惟

聖明留意則天下幸甚

右謹件如前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奏借兑上供官錢糴米并乞權行倚閣夏税錢帛狀

臣昨為本軍今年災傷至重奏乞截留兩年上供米斛内循狂妄伏俟誅夷不謂聖恩即垂開允臣與合郡千里軍民鼓舞相慶仰戴天地父母再生之恩雖復捐軀隕首誠不足以仰報萬分之一今來檢放旱傷秋苗通

計不止七分除已一面攢具奏聞外復有危迫之懇須
至冒昧以聞竊見本軍今年所理夏税緣自省限起催
以來即苦旱乾人户車水救田日不暇給憂勞愁歎實
與常歲不同遂不敢嚴責諸縣依限催理只令勸諭人
户自行輸納至今截日方據納到絹九千四百匹錢一
萬六千七百二十五貫二百五十九文省其絹一面支
裝起發所有見錢竊緣本軍别無儲積可備賑糶不免
擅行兑借並未起淳熙六年折帛錢七千三百一十九

貫二百九十六文省通前兩項共錢二萬四千五十二貫五百五十五文省趂此米價未起之間收糴米斛約計可得一萬一千五百七十石賑糶飢民却俟糶畢收簇元錢節次起發其餘人戶所欠錢絹數目尚多而民間自今以往飢餓寒凍之憂日甚一日漸次無力可以供輸臣誠不忍更行催督以速其流離轉死之禍敢冒萬死復以上聞欲望聖慈更賜哀憐許將本軍今年人戶未納夏稅錢帛權行倚閣令候來年蠶麥成熟却隨

新税帶納庶錢飢餓餘民得保生業不勝萬幸所有臣輙將上供官錢借兌糴米之辠敢不俯伏恭俟朝典伏乞聖慈併賜施行臣無任瞻天望聖皇懼懇切之至

乞撥賜檢放合納苗米充軍糧狀

準尚書省劄子宣教郎權發遣南康軍朱熹奏為今歲旱傷除接濟飢民一事常平司已行措置惟有軍糧歲用二萬七千五百一十三石並無窠名支撥乞將淳熙六年未起米五千石并今年苗米檢放外餘數乞盡行

撥賜充軍糧及賑糶賑給支用奉聖旨令本路提舉常平司將所部州軍應管常平義倉錢米通融寛數支撥外更許本軍將淳熈六年未起米並皆盡數存留充軍糧及賑糶等支用內糶到價錢令項樁管非奉朝廷指揮不得擅行支使其淳熈七年分來候見得實旱傷分數別行申取朝廷指揮本軍除已遵禀施行外今據星子都昌建昌縣申到檢放通計八分四毫四絲所有今秋苗米管催四萬六千五百餘石除放八分四毫四絲

計米三萬七千四百餘石外合納米九千九十餘石竊緣本軍一年支遣米計二萬七千五百一十三石政使盡蒙撥賜上項米斛其於歲計尚闕支遣若於數内更令發起即其狼狽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欲望聖慈矜憐孤遠特許盡數支撥上件放外苗米與充軍糧則一郡軍民不勝幸甚伏候勅旨

奉勸諭到賑濟人户狀

照對本軍今歲旱傷細民闕食已行下管屬星子都昌

建昌縣勸諭到上户張世亨等承認米穀賑糶接濟民間食用已行下逐縣告示上户依所認數目樁管在家伺候差官審實監糶去後續準行在尚書户部符九月十九日辰時準淳熙七年九月十三日勅中書門下省檢會昨準乾道七年八月一日勅節文訪聞湖南江西間有旱傷州軍竊慮米價踴貴細民艱食理合委州縣守令勸諭有米斛富室上户如有賑濟饑民之人許從州縣審究指實保明申朝廷依今來立定格目給降付

身補授名目內無官人一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願補不理

選限將仕郎聽二千石補進武校尉如係進士與免文解一次不係進士候到部與免短

使一次四千石補陳信郎如係進士與補上州文學五千石補承節郎

如係進士補廸功郎符本軍疾速施行本軍遂恭稟行下星子都

昌建昌縣勸諭承認賑糶米穀之人如願將來賑濟依

今來所降指揮格法推賞去後今據都昌建昌縣狀申

勸諭到元認賑糶米穀稅户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黄

澄四名各情願依格法將米穀賑濟飢民乞依今降指

揮保奏推賞本軍已行下逐縣告示張世亨等依數樁管米斛伺候本軍給歷付飢民及差官前去監轄賑濟飢民請領食用候見的實賑過米數别行保奏推賞外須至奏聞者

繳納南康任滿合奏禀事件狀

臣熹昨於淳熈五年準勅差前件差遣續奉聖旨令臣任滿前來奏事臣已於次年三月到任至今年三月已係成資方欲等候替人前來交割職事即依元降指揮

前去奏事忽於三月二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自顧疎頑已試無狀薦蒙任使恩重命輕未敢遽有辭避已於當日望闕謝恩祗受訖緣為替人未到準法未得離任其元降奏事指揮又緣已有前件恩命兼臣見患心氣精神不全思慮應對動有差錯不敢前詣國門聽候進止外伏念臣愚賤踈遠在任二年凡所奏陳多蒙開納甫及終更曾無績効又蒙聖恩有此陞擢臣雖至愚然早服父師

之訓其於君臣大義與夫古今治亂得失之故粗亦識其梗槩豈不願得一望天日之光少罄平日愚忠之萬一顧以衰頽不獲自盡退就田畒死有遺憾惟是今任職事尚有合具奏稟事件不免具事狀條畫以聞而總其目如左須至奏聞者

一臣熹狀奏為本軍星子縣稅錢太重欲乞直降睿

旨特賜蠲減事

一臣熹狀繳連本軍狀奏為勸諭到稅戶張世亨張

邦獻劉師輿黄澄共承認米一萬九千石賑濟飢
民給賜了畢欲乞不候諸司保明早依元降賞格
推恩事
一臣熹狀奏為乞降指揮淳熈七年被災之郡不得
催理積欠及將倚閣夏税特與蠲放其上三等户
零欠夏税亦與多作料次逐年帶納事
一臣熹奏為乞賜白鹿洞書院勅額及乞頒降光堯
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徳經武緯文太上皇帝御

書石經及國子監九經注疏等事

右謹具如前欲望聖慈特降睿旨逐一施行不勝幸甚

臣瞻望闕庭無任慕戀祈懇之至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一

右臣誤蒙聖恩俟皐偏壘自度庸愚無以補報到任以

來夙夜憂勞惟思所以上布聖恩下求民瘼仰副使令

之萬一者竊見本軍諸縣大抵荒凉田野榛蕪人烟稀

少而星子一縣為尤甚因竊究其所以乃知日前兵亂

流移民方復業而官吏節次增起稅額及和買折帛數目浩瀚人户盡力供輸有所不給則復轉徙流亡無復顧戀鄉井之意其幸存者亦皆苟且偷安不為子孫長久之慮一旦小有水旱則復顧而之他觀其氣象如腐草浮苴無有根蔕愁歎亡聊深可憐憫是以到任之初嘗以此縣稅錢利害條具聞奏乞賜蠲減伏蒙聖恩即日降出而户部下之本路漕司漕司委官究實復以申部取旨施行百里疲羸日夕仰望聖澤之下流不啻飢

渴而户部乃以往者議臣之請復下漕司責以對補吏民相顧悼心失圖臣愚惶惑亦不知所以為計者是以默息久之不敢復有奏陳今既終更不遠郡境又遭去年之旱其憔悴無憀之態又有甚於前所陳者是以不敢愛死復嬰鈇鉞而一言之夫以民之貧病至於如此州郡誠有餘財自當措置兑那以紓其力豈便敢以此等瑣末上勞天聽正為公私匱乏不能相救是以冒昧有此陳請今乃限以對補之説使遠民之疾苦不得以

上聞而陛下之德澤不得以下究此殆議者過計之憂臣雖至愚有以知其決非仁聖之本心也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淳熈六年十月十九日對補指揮更不施行仍照有司檢會臣熹前奏本軍星子縣稅錢事直賜蠲放葢其所捐除不礙上供數外不過紬絹一千五十餘疋錢二千九百餘貫此於大農之經費不足以當九牛之一毛而可以少寬百里之民使得安其生業臣不任祈天瀝懇惶恐俟命之至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二

貼黄

奏為本軍勸諭都昌建昌縣税户張世亨劉師輿進士張邦獻待補太學生黄澄賑濟飢民斗斛

照會本軍去歲旱傷至重細民闕食雖有樁管及撥到常平米斛數目不多深恐不行周給遂行勸諭到管屬上戶承認米數賑糶接濟民間食用續於去年十月十一日準行在尚書戶部九月十六日辰時準淳熙七年

九月十三日勑中書門下省檢准乾道七年八月一日勑節文訪聞湖南江西間有旱傷州軍竊慮米價踴貴細民艱食理合委州縣守令勸諭有米斛富室上戶如有賑濟飢民之人許從州縣審究指實保明申朝廷依今來立定格且給降付身補授名目內無官人一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願補不理選限將仕郎聽二千石補進武校尉如係進士與免文解一次不係進士候到部與免短使一次四千石補承信郎如係進士與補上州文學五千石補承節郎如係進士與補廸功郎符本軍疾速施行

本軍恭稟行下管屬再行勸諭承認賑糶米數之人如願將米賑濟切待審究保明申朝廷依今來所降指揮格法推賞去後據都昌建昌縣申數内勸諭到元認糶米稅户張世亨劉師輿進士張邦獻黄澄四名各情願承認米依格法賑濟内建昌縣稅户張世亨五千石乞補承節郎進士張邦獻五千石乞補廸功郎稅户劉師輿四千石乞補承信郎并都昌縣待補太學生黄澄五千石乞補廸功郎各乞依今降指揮保奏施行本軍遂

行下告示張世亨等依數樁米伺候給歷付飢民差官
監轄賑濟已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先具奏聞及申
本路諸監司照會去訖續據管屬星子都昌建昌三縣
共開列闕食飢民二萬九千五百七十八户數内大人
一十二萬七千六百七口小兒九萬二百七十六口本
軍各印給歷頭牌面置簿歷發送逐縣當職官給散付
人户預於縣市及諸鄉均定去處共置三十五場分差
見任寄居指使添差監押酒税務監廟大小使臣共三

十五員監轄賑糶賑濟及委縣官分場巡察嚴戢減尅乞覓之弊自淳熙八年正月初一日為始令抄劄到闕食人户赴場賑糶其鰥寡孤獨之人即以常平米斛依法賑濟至正月内又緣雪寒行下屬縣將元係賑糶飢民用上件張世亨黄澄等米及常平義倉米一例賑濟兩日至三月内又慮飢民艱得錢收糴米斛再自十一日為頭行下諸縣將已給歷賑糶飢民一例普行賑濟一十三日通作半月及照得都昌縣止有黄澄一名承

認賑濟米五千石湊所管義倉米會計賑濟不周本軍
遂於建昌縣張世亨等賑濟米内撥米四千石本軍措
置官錢和雇脚夫舟船裝載發送都昌縣交管分於置
場去處責令監轄賑濟至閏三月十五日終節次據都
昌縣建昌縣申到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黄澄賑濟過
米撮筭共計一萬九千石星子縣元無勸諭到上户賑
濟米斛即以常平義倉米斛依例普行賑濟外本軍節
次行下都昌建昌知縣逐旋審究的實賑濟過張世亨

黄澄等米數保明申軍去後據廸功郎監城下酒税榷

都昌縣事孫僑通直郎知建昌縣事林叔坦狀保明到

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黄澄賑濟過米一萬九千石委

是節次賑濟飢民食用之數即無冐濫本軍一面差委

從政郎本軍司法叅軍陳祖永前去都昌建昌縣覈實

到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黄澄賑濟米一萬九千石委

是賑濟過的實之數本軍再行稽考别無冐濫保明是

實本軍勘會得張世亨劉師輿各係税户張邦獻係應

舉習詩賦終場士人并黄澄係於淳熈四年秋試應舉
習詩賦取中待補太學生第十五名是實其張世亨張
邦獻劉師輿黄澄賑濟過米數各應得近降指揮賞格
數内稅户張世亨賑濟過米五千石合補承節郎稅户
劉師輿賑濟過米四千石合補承信郎進士張邦獻賑
濟過米五千石合補廸功郎待補太學生黄澄賑濟過
米五千石合補廸功郎除已具申本路安撫司轉運司
提舉司提刑司照會依條保奏推賞外欲望聖慈下所

屬給降合得付身發下以憑給付張世亨張邦獻劉師

輿黄澄祗受須至奏聞者

貼黄

臣契勘本軍管下去秋種麥甚廣春初亦極茂盛續

次訪聞近緣雨水頗多大段傷損民間養蠶亦緣雨

濕桑柘不至十分成熟伏乞聖照

臣契勘除上項張世亨等四家米數已行支散了畢

外續次訪聞都昌縣下尚有漏落人户未曾賑濟除

已帖本縣知佐審實用義倉米支散去訖伏乞聖照

貼黄

奏為乞特詔有司不候諸司保明將本軍所奏黄澄

等賑濟早賜依格推賞奏聞事

右臣昨奉淳熙七年九月十三日聖旨勸諭到本軍人

戸黄澄等出備米一萬九千石賑濟飢民已曾累具畫

一奏聞去訖近緣春初風雪寒凍及三月以來農功將

起已帖諸縣將上件米普行賑濟管内飢民兩次通計

二萬九千五百七十八户數内大人一十二萬七千六百七口小兒九萬二百七十六口大人一斗五升小兒七升五合足為半月之糧今已了畢千里之民既免於飢餓流離殍死之憂無不歡呼鼓舞感戴聖恩臣亦多方體察詢究委無欺隱漏落誑妄不實之弊已因近降指揮具事狀申本路監司乞行保奏外竊緣當來勸諭並是臣親書榜帖分遣官屬再三往復示以朝廷命令官賞之信其人乃肯欣然聽命今臣秩滿非久解罷若

不力為奏陳早乞推賞萬一他日有司視同常事巧為沮郤則不惟使臣得辠於民亦恐朝廷異時命令無以取信於下本軍不免别具狀奏欲望聖慈特詔有司不候諸司保明將本軍所奏黄澄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早賜處分依格推賞庶幾民間早獲為善之利日後或有災傷富民易以勸率貧民不至狼狽實為永久之利臣不勝大願其本軍奏狀繳連在前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三

右臣輙有愚見上瀆聖聰臣竊見本軍去年大旱田畝不收幸蒙聖恩減放秋苗倚閣夏税而又申詔有司發廩勸分前後丁寧勤勤懇懇凡所以加惠於無告之窮民者至深至厚以故今歲開春以來及今已是七十餘日而閭里細民幸不至於大叚闕食又幸目今雨澤以時原野漸潤度料不過四五十日則二麥可收又四五十日則早稻相繼決不至於復有流離捐瘠之禍以勤

陛下宵旰之憂矣然臣竊以為捄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時湯劑砭灸固不可以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之間所以將護節宣小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以不深畏也今者飢餓之民雖得蒙被聖恩以幸免於死亡然亦類皆鳥形鵠面薾然無異於大病之新起若有司加意撫綏寬其財力則一二年間筋骸氣血庶幾可復其舊若遂以為既愈

而不復致其調攝之功但見其尚能耕墾田疇撑拄門
户而遽欲責以累年之逋負與夫去歳倚閣之官物則
是人者其必無全理矣竊聞乾道七年之旱夏税秋苗
亦皆嘗蒙聖恩矣而流殍甚衆迄今不復者正以次年
帶納前料税物者廹之也然考其實所謂帶納者初未
嘗大叚有人納到以佐有司用度之闕而姦胥猾吏得
以並緣搔擾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其後淳熈元年九
月四日乃以薦饑始蒙蠲放則三年之間所失已多而

無及於事矣今舊逋未除新稅將起斯人懔懔已有狼
顧之憂臣愚欲望陛下赦臣之辠察臣之言亟詔有司
凡去年被災之郡盡今年毋得催理積年舊欠及將去
年倚閣夏稅悉與蠲放其上二等人户當此凶年細民
所從仰食其間亦有出粟減價賑糶而不及賞格者欲
望聖慈普加恩施許將去年殘欠夏稅多作料數逐年
帶納則覆載之間幅員之内當此災旱之餘無有一夫
一婦不被堯舜之澤矣臣愚賤踈遠不當妄有陳奏實

以誤膺委寄職在牧民竊於詔令之間有以仰窺陛下子愛黎元之心有加無已大懼無以仰稱萬分是以不敢不盡其愚冒瀆天威臣無任恐懼顛越之至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四

右臣竊嘗伏讀國朝會要恭視太宗皇帝嘗因江州守臣周述之奏詔以國子監九經賜廬山白鹿洞書院既又以其洞主明起為蔡州褒信縣主簿以旌儒學每恨

無由一至其處仰覩遺迹及蒙聖恩假守茲土到任之初考按圖經詢究境内民間利病乃知書院正在本軍星子縣界而陳舜俞廬山記又載眞宗皇帝咸平五年嘗勅有司重加修繕間因行視陂塘始得經由其地見其山川環合草木秀潤眞閒燕講學之區而荒凉廢壞無復棟宇因竊惟念太宗皇帝眞宗皇帝所以幸教多士垂裕萬世之意其盛如彼而下吏淺聞弗克原念以稱萬分之𠂻其大如此駭懼震慴不皇啟居既又按考

此山老佛之祠蓋以百數兵亂之餘次第興葺鮮不復其舊者獨此儒館莽為荆榛雖本軍已有軍學足以養士然此洞之興遠自前代累聖相傳眷顧光寵德意深遠理不可廢况境内觀寺鐘鼓相聞殄棄彛倫談說空幻未有厭其多者而先王禮義之宫所以化民成俗之本者乃反寂寥希濶合軍與縣僅有三所而已然則復修此洞蓋未足為煩於是始議即其故基度為小屋三十餘間教養生徒一二十人節縮經營今已了畢但其

勑額官書皆已燒毀散失無復存者不敢擅行標題收
置輙昧萬死具奏以聞欲望聖明俯賜鑒察追述太宗
皇帝真宗皇帝聖神遺意特降勑命仍舊以白鹿洞書
院為額仍詔國子監仰摹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
德繼武緯文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及印版本九經疏論
語孟子等書給賜本洞奉守看讀於以褒廣前烈光闡
儒風非獨愚臣學子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謹録奏聞
伏候勑旨

貼黃

臣頃年親見潭州嶽麓書院尚存舊碑大書勅賜嶽麓書院六字伏乞睿照

阿馬奏案内小貼子

臣熹等契勘阿馬既與外人通情𠅘謀殺夫自是不容旁有知證本不敢具案聞奏今準提刑司牒須至具奏謹按本人所犯瀆褻絶三綱情狀慘酷聞之猶可酸鼻竊慮有司因循常格擬從減等之坐有害風教事體不輕

欲望聖明洞察特依常法以警昏愚以正邦法臣等不任大願

奏紹興府都監賈祐之不抄劄飢民狀

照對紹興府諸縣今歲災傷飢民流移闕食甚衆恭禀聖訓寅夕究心奉行緣本府山陰會稽縣人户不住遮道告訴抄劄不盡漏落不實臣即已措置專設一局見今呼集耆保鄉司專委本府當職官敦請鄉官重行㡳別審實其在城五廂闕食細民及流移到府之人本府

雖委逐廂官沿門抄劄訪聞多是止憑廂典合干人多有不實不盡亦行前來陳訴臣又巳送下廂官審實抄劄所有他處流移到府臣亦巳行下本府與縣令佐約束停房店舍不得多所債資并津渡邀滯仍遍行收拾病患飢困及遺棄小兒就寬濶寺院安著支撥常平官錢收買柴薪藁薦給衣襖之類修合藥餌醫治煑造三兩等稀稠粥次第救助仍委諸慈悲僧道主管看養所行非不告戒臣今月十九日據馬林等投狀稱是嵊縣

人事（人事疑當作人民）移在本府第一廂居住闕食飢餓內有
馬百四一名扶到臣治所已是飢餓日久十分羸困纔
到不久即便倒死臣即令醫人用藥灌救移時方得甦
醒遂行呼到本廂官武翼郎紹興府兵馬都監賈祐之
取問元不抄劄供報因依本官應對不行及先來承受
本府牒委及承臣送下陳狀並無抄劄事因報應本官
委是不職難以存留在任臣除已先將賈祐之牒紹興
府對移本府指使差遣外欲望聖慈特降睿旨重賜黜

責以為官吏奉行賑濟不虔之戒

乞借撥官會給降度牒及推賞獻助人狀未論止許之許疑當作計

臣昨被臨遣備使淛東又蒙聖慈賜以錢會三十萬貫以給一路賑糶賑濟自謂遭值聖恩隆厚至於如此其勢必可以救活此道之人伏自入境以來日據紹興府會稽山陰兩縣人戶投訴抄劄漏落遂將諸縣悉行根括先據兩縣申到比舊計增二十五萬六千一百九十

二口其餘諸縣尚未申到計其縣分地里之大小戶口
決當數倍於此蓋緣當來諸縣抄劄不甚子細而又洪
日既久向之粗能自給者今皆闕食所以飢民之數日
有增加因以此數考按本府昨來均定所得錢米撥下
諸縣之數其為欠闕數目尚多遂將昨來所蒙給降會
子等錢除五萬貫諸州申到已無見在更畱五萬準備
諸州取撥外即計逐縣大小及已得錢米多寡等第均
給計已支費十八萬餘貫而會稽山陰兩縣自占九萬

餘貫其餘凖擬諸縣申到再劄人數别行均給者共不過一萬餘貫計可得米三四千石而已事勢危迫不免逐急於鹽司錢内借撥九萬餘貫牒紹興府措置運糴然亦僅可得米二萬餘石而已以兩縣再劄所添計之則此二萬二三千石之米其勢豈足以均及諸縣之人然而兩縣所得一家不過日得一二升一口不過日得一二合而已此皆僅足以茍延喘息而不足以救其死命竊料更加旬月未論不得食者必致殍死而此得食

之人亦有羸困不能以自存者矣又况當來計料糶濟
止到三月十五日便行住罷已不能給而麥熟猶在四
月麥之熟否姑置未論止許住罷至麥熟猶有半月餘
日無以接濟夫以紹興一郡之飢自臣未到已蒙撥賜
米十四萬石錢九萬貫至臣有請又蒙聖恩如此其厚
而臣智術淺短不能變通其所施為止於如此竊恐考
之於今則徒有賑救之名而無賑救之實要之於後則
既已養之數月之久而不免棄之旬日之間徒費陛下

軍國之儲數十大萬而不足以稱陛下救民水火之心固臣之無狀死不償責至於減米增賞雖已得旨通行而去年獻助之人至今未蒙推賞度牒換米雖已得旨給降而米數太多度牒一道計當錢千五百緡以此至今皆未聞有應募者則此竊恐陛下憂勞惻怛博施濟衆廣大無窮之心或格於有司等攣纖嗇之議而不得以下究也臣已與帥臣王希呂同狀奏聞欲望聖慈更賜憐憫再行借撥會子三十萬貫及今糴米五六萬石

通融接續措畫糶濟而復於此詳具其所以然者以聞其去年本路所奏合推賞人則乞特詔有司直與推賞給降告命付之本州令守臣嗅上當廳祗受不須更令官司保明徒為文具其度牒亦乞裁減半價只作百五十石仍再給降三百本付紹興府令臣與王希吕同共掌管交到米斛即與書填則人必樂從應募者衆凡此三者儻蒙施行庶幾此郡飢民逐家一日各添得米一二升逐口一日各添得米二三合而逐縣續有劄到漏

落户口及流移歸業之人亦得以漸次收拾不至飢死既有以卒究陛下憂勞惻怛博施濟衆廣大無窮之心而草野愚臣亦得以憑藉威靈不負飢民之命千萬幸甚如其不然則臣計已窮終必仰孤任使伏自到任以來朝夕憂懼精神耗竭四肢緩弱時復麻痺竊恐一旦溘然無以見百萬餧鬼於地下欲望聖慈赦其罪戾許臣罷免使得脫此宂債歸骨故山亦千萬幸甚披心瀝血干冐宸嚴臣無任恐懼戰栗之至

奏救荒事宜狀

臣蒙恩將命浙東奉行救恤到官日夕考究求所以上副焦勞之意竊見浙東諸州例皆荒歉台明號爲最熟亦不能無少損而紹興府之飢荒昔所未有臣以目所覩回思去歲南康之歉猶謂之樂歲可也賑救既在所急事體宜先奏聞今紹興八邑餘姚上虞號爲稍熟然亦不及半收新昌山陰會稽所損皆七八分嵊縣旱及九分蕭山諸暨水旱相仍幾全無收今除餘姚上虞稍

似可緩外且論蕭山等六縣約其所收不過十一先次
朝廷撥米一十四萬七千石錢九萬貫并本司前官申
朝廷於衢婺州通融撥到義倉錢三萬八千七十五貫
一百文明州義倉米五千石數目非不多州郡日夕惟
賑濟是務官吏稍解事者皆奔走不暇雖寄居士大夫
亦不敢寧處不可謂不留意然終未有能救飢莩之實
民情嗷嗷日甚一日不獨下户乏食而士子宦族第三
等人户有自陳願預乞丐之列者驗其形骸誠非得已

兼自秋來賣田折屋斫伐桑柘鬻妻子貸耕牛無所不
至不較價之甚賤而以得售為幸典質則庫户無錢舉
貸則上户無力藝業者技無所用營運者貨無所售魚
蝦螺蚌久已竭澤野菜草根取掘又盡百里生齒飢困
支離朝不謀夕其尤甚者衣不蓋形面無人色扶老携
幼號呼宛轉所在成群見之使人酸辛怵惕不忍正視
其死亡者蓋亦不少臣深究其所以然正緣紹興地狹
人稠所産不足充用稔歲亦資鄰郡非若浙西米斛之

多又以和買偏重無巨富之家連遭水旱兼失蠶麥此
小積穀春首勸糶無有存者上户先已匱乏是以細民
無所仰給狼狽急迫至於如此大抵荒歉自五分以下
猶可措置蓋以五分之粟給十分之人稍行勸分便可
苟活今以空虛之郡而荒及九分則一分之粟既不能
給十倍之人而户口甚多所闕浩瀚亦有非移民移粟
所能補助者臣所目見心思兼詢訪士夫父老者既如
此復約墾田收租之數以證之除餘姚上虞外今將田

畝計其歲入六縣為田度二百萬畝每畝出米二石計歲收四百餘萬又將今再扒劄山陰會稽兩縣口數以約六縣之數則山陰會稽丁口半於諸暨嵊縣而比新昌蕭山相去不遠絶長補短兩縣當六縣四分之一今扒劄山陰會稽四等五等貧乏之户計三十四萬口四等之稍自給及上三等者不預焉則統計六縣之貧民約須一百三十萬口併上户當不下百四十萬計稔歲所斂四百萬石米除上供及州用外養百四十萬之生

薗日計猶不能及二升之數則所謂樂歲無餘者既信而有證矣又約六縣所蠲放分數以計今歲民間所收不過十分之一則所不收之米約計三百六十萬石而所收止四十萬石闕乏之數目如此浩瀚則所謂補助無策者又信而有證矣今將紹興府先所得錢一十二萬八千七十五貫一百文并臣所得三十萬貫除五萬貫諸州申到已無見在又措留五萬貫均給諸州外不過共折米八萬二千餘石并前項米一十四萬石總而計

之不及其田租所闕十分之一今來措置除蕭山僅能
口給半月外其餘五縣以户計之日之所得固已不過
一二升若以口計之則日之所得又不過一二合是僅
足以使之皆知聖主憂勞憫恤不忍坐視之意而已若
謂如此而便足以救其必死之命則固難指準然遂欲
以百三十萬之貧民盡仰官司口以升計麥秋之前九
十餘日當為粟百萬石則亦非朝廷今日事力之所及
也然臣竊謂有司之力誠有限量而聖主天地父母覆

載生育之心則無終窮以有限之力言之則救護之切撥賜之多誠若不可以有加之今日然以陛下無窮之心論之則豈不欲使此邦更得數十萬石之粟以必救數十萬人之命其恐直以無可奈何處之而熟視其飢餓顛仆於前乎故臣輒敢歷叙其所見聞考驗之實本末如此而别具施行事目以干聖聽惟陛下哀憐財幸意迫情切言無倫次臣無任皇恐俟辠之至

奏紹興府指使密克勤偷盗官米狀

照對紹興府諸縣去歲旱傷飢困及流移之民見今闕
食昨蒙聖恩撥下米斛賑濟紹興府遂差指使保義郎
宻克勤往平江府請取米一萬三千石分下上虞新昌
嵊縣交卸賑濟今月初七日臣廵歷到嵊縣點檢據嵊
縣主簿廸功郎葉梓申承本縣差往三界鎮交量宻克
勤請到賑濟米一萬石依應躬親將本府通判承議郎
吳津較量斛斗交量每斛比少米一升五合又令親隨
斗子葉吉等徑自用斛行槩意在虧減升合兼其米盡

用糠泥拌和卻乃倚恃本府指使對衆抑捺意欲庇護船稍合干人作弊緣此未敢交量乞施行及據本縣土豪黄彦等列狀陳訴密克勤押到米蒙告示前去般擔並係濕惡夾雜糠泥及每斗不應本場斛斗去後折欠負累不便臣尋取到米様看視其米多係糠土拌和遂喚到斗子康勝對衆用斛量計每石少欠九升於内量出一斗篩簸内有泥土碎米一升二合并糠一升一合通約所押一萬三千石内折欠拌和之數計米四千一

百六十石臣竊惟陛下聖慈天覆矜憫飢民給賜米斛德意至為深厚然以臣所見嵊縣一帶飢餓之民羸困瘦瘠宛轉道路呼號之聲不可忍聞其不免於死亡者已不勝計其容充勤乃敢輙將官米如此偷盗作賊使飢餓之民不得霑被實惠情理重害不可容恕除已牒本府通判承議郎吳津逐急用嵊縣斛斗交量發下本縣賑濟仍拘管容充勤聽候施行及牒紹興府送獄根勘取見著實依法施行外欲望聖慈先將本人重作施

行仍令紹興府疾速根勘監追所盜米斛送納入官庫副賑濟

奏巡歴合奏聞陳乞事件狀

臣自正月四日起奏紹興府迤邐巡歴有合奏聞陳乞事件今具下項欲望聖慈檢會臣前兩狀所奏及今所陳事理再賜官會三十萬貫速行舊歲之賞痛減度牒之價庶幾儲備稍豐官吏更敢放手救活飢民其作捺湖埂亦係一縣新年農事利害之大者并乞特依所乞

旱賜給降不勝幸甚

一臣初六日到三界鎮見有餓損人口頗多其死亡者亦已不少七日至嵊縣八日至本縣清化孝節鄉所見尤多飢羸尤甚據其稱說皆自八九月來闕食至今其死亡者不可勝數道殣相望深可憫臣謹已再於昨蒙給賜錢内取撥五千貫付紹興府通判吳津令收拾賑給嵊縣新昌及三界鎮一帶病困之人庶幾稍獲安存未至一向死損但

恐錢少不足支用伏乞睿照早賜接濟

一臣初九日入諸暨界所有縣之東南一帶山鄉所見病損人數絶少問之鄉人云是去年稍得收成去處却見令佐鄉官稱説縣北湖鄉一帶接連蕭山病死人多不減嵊縣臣亦再撥給賜錢五千貫付紹興府通判劉偰令收拾諸暨蕭山病困之人及根刷到勸諭上戶賑糶米未曾出糶之數尚有四千餘石已牒通判劉偰及本縣催促赴場增添

人户每户除單丁外更與一口收糴及有人户陳
訴乞借官錢及早修捺湖埂緣臣曾與帥臣王希
呂連狀奏乞給降米斛未蒙應副今恐失時浸損
二麥兼廢農工已逐急於給賜錢内借撥三千貫
應副所有三項錢米雖已支撥尚恐數少未足支
用伏乞睿照早賜拯濟
一臣十三日入婺州界以後事體續具奏聞大抵婺
州災傷比之紹興府分數頗輕州縣措置亦似稍

有倫理伏乞睿照

奏上戸朱熙績不伏賑糶狀

臣廵歷到婺州界一路飢民頗少本州見將元撥賜米及勸諭到上戸米斛置塲糶濟逐日煑粥以給城市鄉村艱食之人亦已頗有倫緒臣自入境以來每過米塲必親臨視閲其文歷校其升斗小有欺弊即行懲戒至十四日到金華縣孝順鄉第十二都地名十里牌有朱二十一米塲本塲即無人在彼糶米據貧乏人戸俞九

等列狀哀訴本鄉田産盡賣與豪户朱縣尉去年荒旱
本縣給歴令就本都朱二十一米塲糴朱縣尉米養濟
且九等每日往來並不曾般米到來致一村人民飢餓
其朱縣尉為見行司到來却於沿路散牓詐稱糶米施
粥及據金二等陳訴朱縣尉雖在十四都糶米即與朱
二十一塲隔遠二十餘里本人令幹人許浩用使私升
及濕潤粞碎糙米及將人户官給歴頭擅自批鑿每七
升減作五升五升減作四升又有收下歴頭不肯付還

百端抑遏無處告訴又據人户周楊朱子智等衆狀告訴朱縣尉典買産業累年白收花利不肯批割物力皆係出産之家抱空代為送納臣尋令人暫喚朱縣尉取問本人倚恃豪强不伏前來遂委金華縣尉追發據縣尉廸功郎陸適申依應追喚朱縣尉係極等上户居屋三百餘間倚恃豪勢藏隱在家不伏前來竊緣本人家僕叢衆全無忌憚臣又已行下本州追發亦復不到臣照得朱縣尉係修職郎朱熙績元因進納補受官資田

畝物力雄於一郡結託權貴凌蔑州縣豪橫縱恣靡所
不為本縣昨為第十二都無上户米斛可糶就近分撥
本人在第十二都朱二十一家置場糶米其朱熙績輙
敢欺凌縣道不復發米前去洎至臣廵歴到彼又乃詐
出文榜稱就十四都出糶致得一塲糶米人户無從得
食其在家所糶又皆減尅升斗虛批歴頭姦弊非一所
稱散粥亦是虛文日以一二斗米多用水漿煮成粥飲
來就食者反為所誤狼狽而歸凡其所為無非姦狡切

害之事及至官司呼喚又敢公然抵拒首尾三日不肯前來若使人皆如此荒政何由可辦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朱熙績重賜黜責以為豪右姦猾不恤鄉鄰之戒

奏巡歷婺衢救荒事件狀

臣昨按視紹興府嵊縣諸暨縣已具事目奏聞訖續於正月十一日入婺州浦江縣界歷義烏金華武義縣由蘭溪縣界入衢州龍遊西安常山開化江山縣令有合奏聞事謹具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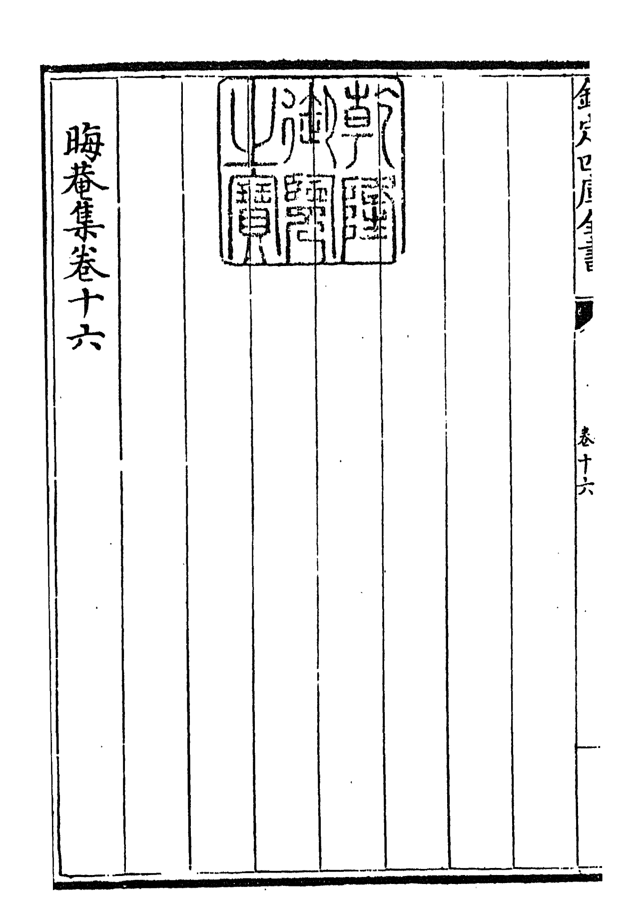
一婺州諸邑蘭溪水旱相仍被災最甚金華次之而
境内馬海白沙一帶為尤甚其他又次之惟永康
一縣為稍輕大槩通計比之紹興府諸邑事體殊
不侔然諸縣措置不無乖謬以臣所見武義坊郭
已有飢民而訪聞蘭溪金華山谷之間流殍已衆
幸今守臣錢佃頗能究心料理專委通判一員往
來檢察請到鄉官五員日夕商議計當不至大段
闕敗臣尚恐其所有錢米不足支用已於昨蒙聖

恩所賜錢内取撥台州處州義倉米錢五萬貫應
副本州糴米糶濟伏乞睿照

一衢州常山開化水旱最甚江山次之西安龍游又
次之通計其實不減婺州但緣當時州郡各於檢
放常山開化係災傷極重去處而常山所放僅及
一分六釐有奇開化又止一釐一毫而已故文榮
之間但覺災傷輕可而兩邑之民陰受其害不可
勝言聞得歲前死亡已多今之所見羸餓之民亦

有甚於婺州諸邑者西安雖輕於兩邑而聞芝溪一源向來俞七俞八作過去處人民已極困悴加之守倅皆已逼替吏民解弛無復條貫臣竊憂之已輒行下本州所得朝廷許撥義倉米五萬石內將一萬石專充賑濟專委曹官兩員鄉官三員分縣措置收拾飢餓羸困之人覈驗支給伏乞睿旨

一婺州諸邑有災傷稍重而巡歷未到處回程當一一點檢別具奏聞伏乞睿照



晦菴集卷十六